

黄圣凤 / 著

行在路上，携一杯怀想，所有册页载得动，
或载不动的，都在水一方。

天意不违，尘埃不生，暮也醒也之间，写只写一簇初心。

未名之笔，刻在哪一块碑上，长街不语，
大别山曲，史河水长。

爱一直生长，时光便没有长度。
浏览一个人的生，恰若是翻阅
一册诗经。

Rang
Xiangdi Jiemei
Dou Kaifan

让兄弟姐妹 都开花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Rang
Xiongdi Jiemei
Dou Kaihua

让 兄弟姐妹

黄圣凤 / 著

都
开
花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让兄弟姐妹都开花/黄圣凤著. —合肥: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8. 6

ISBN 978-7-5650-4053-5

I. ①让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6965 号

让兄弟姐妹都开花

黄圣凤 著

责任编辑 张 慧

出 版	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	版 次	2018 年 6 月第 1 版
地 址	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	印 次	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邮 编	230009	开 本	71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
电 话	人文编辑部: 0551-62903310 市场营销部: 0551-62903198	印 张	15.5 彩 插 0.25 印张
网 址	www.hfutpress.com.cn	字 数	248 千字
E-mail	hfutpress@163.com	印 刷	安徽昶颜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		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
ISBN 978-7-5650-4053-5

定价: 29.00 元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淮河的前方是大海（序）

徐贵祥

一

终于安静下来了，我在皖西文友群里发了一条短信：特大喜讯，放寒假了，我要大宴宾客五至八天。这是一个宏伟的理想，大概萌生于久远的年代。不知道在多少作品里，我表达过这种理想，在童年迎着风雪走过的田野上，在春暖花开的老宅庭院里，在阳光明媚的蓝天白云下，在波光粼粼的小河边，呼朋唤友，吆五喝六，桌上一壶老酒，桌边几个老友，桌下一条老狗，吹牛谈天，无拘无束。想象着和朋友相聚的快乐时光，我幸福得有些不知所措了，常常是一时冲动，一拍脑门，恨不得马上去买票，回归乡野，忘乎所以，当一个撒娇撒野的儿童，当一个无忧无虑的老耆。

可是，理想就是理想，美好而遥远。我还是回不去，因为这个假期还有一个“就地休整”的限制，因为出京要打报告，因为节日要值班，因为……因为有太多的因为。人啊，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想活得自由自在一点，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

北京依然没有下雪，好在今年雾霾天少，阳光从森林般的楼群缝隙里落下来，再穿过窗前那棵快活树，落在桌面上，反溅出柔和的光晕，随我心情移动并幻化，扑朔迷离，地图一般。思乡之情没有地方安抚，我只好翻开老家寄来的书籍杂志，看着看着，就看见那山那水那人那事。

恰好黄圣凤文友打来电话说事。问她家乡是否下雪，她把正事忘了，喜形于色地告诉我，下得很大，大街小巷积雪没膝。她并且发来视频，大



片的雪花在镜头前飞舞。街上的雪，空中的雪，还有正在途中匆匆赶来的雪，一下子把故乡和童年送到我的眼前。记得是海德格尔说的，人类应该诗意地栖居。可是，北京的雪在哪里？没有雪的冬天，诗意在哪里？燕山雪花大如席，那是历史了；燕山雪花大如席，那是历史了；燕山雪花大如席，那是历史了。

感谢黄圣凤，她发来的照片中，有一张站在十七层楼的顶上拍摄的富金山雪景。富金山，叶集西去十几里地，大别山余脉一个小山包，海拔不过三四百米，可是在白雪的笼罩下，在阳光的覆盖下，却显得那样巍峨壮观，好比遥远天穹下的雪山，泛着玫瑰色的光晕。端详照片，心中突然一动，这座小山似曾相识，似乎，我和这座小山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。是什么呢？闭目遐想，如梦似幻，往事纷至沓来。原来，就在前不久，我写了篇小说《鲜花岭上鲜花开》，富金山战役，一场让无数人情感命运成为千古之谜的大战，就发生在那里。而事实上，我并没有去过那里，我感觉我非常熟悉那个地方，好像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参与了那里的刀耕火种，好像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在那里同日军血战，直到多少年后我的笔触毫不费力地在那里耕耘寻找，写出了诸如《鲜花岭上鲜花开》那样的作品，其他如《历史的天空》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《四面八方》《马上天下》等，无不打上那个地方的深深烙印。或许，这就是文化的力量。

多少年了，我们一直在探究文化的内涵。我个人认为，所谓文化，首先应该具有群体属性，具体地说，所谓文化，就是集体记忆、集体性格、集体行为方式，是集体的意识形态和集体的生活形态。一个人的生命运行方式，谈不上是文化。任何一个民族、区域、时代，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。正是因为文化的多元、多样和多变，才使得大千世界异彩纷呈，使得我们的生活趣味盎然。我还认为，文化的价值就在于存在差异。很难想象，如果全球只有一种文化形态，只有一种记忆，只有一种生活方式，那真是生不如死了。哪怕我们全都富得流油，哪怕我们全都随心所欲，哪怕我们全都坐拥金山银山——这是题外话了。

毋庸置疑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。我出生在皖西丘陵，从大别山和淮河源头流淌下来的故事和习俗，始终伴随着我的精神发育。皖西记忆、皖西性格、皖西方式，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，也是全球文化的一部分，很难说它同其他地域、特别是周边地域的文化有明显的区别和界限。它的边界是模糊的，然而它毕竟有自己的核心和灵魂，就像亚洲

人和非洲人，就像上海人和北京人，有共同之处，也有不同之处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一方人讲一方故事，这应该是我们这些作家应该做的事情，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非常在意皖西人讲述的皖西故事。

二

大约是2010年夏天，我回到故乡，在史红雨老师的引领下，到石婆店去看许世友在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将军楼。就是那次，史老师给我介绍了几个叶集文友：黄圣凤、李艳、李静、张倩玮，我们一起瞻仰已成遗迹的将军楼，一起乘坐汽艇游览响洪甸水库，在湖光山色中追忆童年的欢乐，在落日余晖里畅谈青春的岁月。

过去只是听说，霍邱县是“文藻之乡”。我起先认为，这个尊称来自叶集“未名四杰”——韦素园、韦丛芜、台静农、李霁野；后来知道，“文藻之乡”的来历比“未名四杰”要早得多。《霍邱县志》记载“邑中舟车之集，商贾所辏以叶家集为最”，由此可见，叶集之所以成为集，乃商贸之功。李霁野有文章回忆，晚清时期，“史河傍镇流过，多桅帆船穿梭”。只是，到了近代，由于史河改道，叶集也由繁华转为衰落，这个衰落是指经济层面的。然而，叶集的文化，再具体地说，叶集的文学，却从此真正走向繁荣，得益于先贤留下的遗产——“未名四杰”的品牌。20世纪改革开放之后，叶集的有志之士姜兴云、安天国等人办起了一个民间文学刊物——《未名文艺》，这本没有公开刊号的杂志，却成为文学青年生长的肥沃园地，养育了一茬茬作家和文化学者。叶集的老街上残存着“未名四杰”的故居，断垣残壁在秋风中依然传播嘶哑的文学呼唤，青石板铺就的街心走过了一串串文学的足迹。想当年一个中学生从这里走过，想象着先贤的声音，从学校的图书馆里找到了托尔斯泰，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，然后从这里走出去，走向安徽师范大学，走向北京师范大学，成为著名文化学者，他的名字叫黄开发。想当年还有一个学生从这里走过，从文学青年到文学中年，再到文学老年，即便是当了镇长，那颗文学的种子仍然蛰伏在心灵深处，只要有机会，就写下大量文字，他的名字叫朱德奎。

还有一个男生，他没有黄开发和朱德奎那样幸运，他不属于这个集镇，不幸的“文革”给他个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幸运。他生活在东北方向



二十公里开外的另一个更小的集镇，在“停课闹革命”的岁月里，小集镇的学生从大集镇的图书馆里带回了《茶花女》《牛虻》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》；小集镇的那个男生，手捧“毒草”，眺望西南，想象着那里的一切，想象那里通向世界文明的辽阔的原野，一棵文学的小树在心里呼呼地疯长。他带着憧憬，带着梦想，带着按捺不住的冲动，参军当兵。即便在生死茫茫的战场，血液里依然流淌着文学的冲动，他的每一次经历都转化为文学的体验，几十年后，终于成为一个作家。他就是我。

三

当然，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老街南头的那个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黄圣凤。我和她认识不久，交往不多，但是认识之后，我很快就把她当作我的精神同盟，成为我回乡必见的的朋友之一。黄圣凤和我一样，生长在城乡接合部，她在艰辛的日子里贪婪地品尝生活的甘苦，在贫瘠的岁月里深刻地感悟文学的真谛。她笔下挥之不去的乡愁，犹在耳畔的劳作歌谣，历历在目的乡野童趣，还有视劳动为艺术的姥姥和母亲，代行父亲母亲职责的哥哥，字里行间跳动着特色鲜明的皖西文化。一篇《母亲·簸箕》读至一半，故乡的气息便扑面而来。

黄圣凤开始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是厚积薄发。她大学毕业后回到叶集中学当教师，担任过班主任和学校的团委书记，后来又接替姜兴云主编《未名文艺》，虽然一直业余创作，但产量却是惊人的。十年来，她以源源不断的井喷之势，创作了近200万字的作品，在《人民文学》《清明》《海外文摘》《西北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美文》《中国社科报》《中国妇女报》《新安晚报》等几十种报刊发表文章400篇（首），更多文章在网络媒体频频推出；出版了文学作品集6部，作品被收入《中国美文》《中国散文诗》《中国当代诗歌精品大系》《新时文》等几十种文学选本；获得中宣部文学奖、孙犁文学奖、林非散文奖等各类奖项40余次，散文《让兄弟姐妹都开花》入选中宣部向全国重点推荐的51部文艺作品，并在“我们的中国梦——讲述中国故事”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中获二等奖。

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皖西文友群里传来消息，2017中国散文排行榜公布，叶集两位作家的作品榜上有名，其中之一是黄圣凤的散文《母亲·簸箕》，这篇散文深情、细腻、温暖，已于2014年获得“孙犁文学奖”

散文大赛二等奖。顺便说一句，同时登上 2017 中国散文排行榜的，还有本人的作品《一间教室的记忆》，与黄圣凤的散文相提并论，是我的荣幸。

史河悠悠流山泉，青沙淤成叶集湾。黄圣凤对这片土地充满深情，对养育生民的史河满含热爱。寂寥的时候，困顿的时候，或是高兴的时候，文友相聚的时候，都喜欢到史河岸上走一走，看天，看地，看夕阳，看或涨或亏的河水，看或裸或露的河床。站在河堤上往前看，是自己的童年，那时水还很清，很有诗意；再往前看，是民国时候的码头，航运兴旺，四杰和他们的文字立在码头。河流总会给人很多东西，黄圣凤心里头装着一
条河的诗意与变迁，行走在河岸，行走在文学的路上。史河的前方是淮河，淮河的前方是大海……

徐贵祥：安徽六安人，1959 年 12 月出生，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文艺创演系主任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仰角》《历史的天空》《高地》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《明天战争》《特务连》《马上天下》《四面八方》等。获第 7、9、11 届全军文艺奖，第 4、9、11 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第 6 届茅盾文学奖。

目

录

001 / 淮河的前方是大海（序）/ 徐贵祥

第一卷 且思且念

003 / 母亲·簸箕

010 / 让兄弟姐妹都开花

015 / 时光是一盘磨

025 / 父亲往事

031 / 哥 娘

034 / 母亲的娥子

037 / 奔九的婆婆老成娃

041 / 血 脉

045 / 一些爱长在骨头里

001

第二卷 且行且吟

053 / 此地妙高

062 / 一路行吟

076 / 三月，我不到怀宁去

080 / 我有一筐鄂尔多斯

091 / 那一世的仓央

094 / 抚摸一块远古的石头

目

录

097 / 垓下遗址上的喇叭花

101 / 面对一座山

105 / 金刚台悟“红”

110 / 青山如骨，百里含香

113 / 印象北国

121 / 怀远随笔

第三卷 且铭且记

127 / 九十年情深似海

132 / 故乡的况味

135 / 那薄如纸的时光

141 / 李霁野的故土情

145 / 叶集“哨门”及其他

148 / 一条河的诗意与沧桑

169 / 活说三元

176 / 小镇风情录

第四卷 且梦且醒

185 / 夏枯草之恋

192 / 铃声千古

199 / 庄周的蝴蝶

205 / 螺钉、暴力及其他

211 / 一朵特立独行的桃花

217 / 槐花的味道

222 / 空鞋子

228 / 一个人的读书时光

235 / 那些红色的云（后记）/ 黄圣凤



第一卷 且思且念

爱一直生长，时光便没有长度。浏览一个人的一生，恰若翻阅一册诗经。

母亲·簸箕

—

简朴的院落，健朗的老太太，灰头巾，蓝布围裙，脸上的皱纹和簸箕的纹路交相辉映。夕阳照过来，谷子上铺满金黄，上上下下颠颠簸簸中，尘杂飞去，谷子变得粒粒分明。

到了皖西的乡村，“妇人簸谷图”随处可见，这是画家作品之外生活的杰作。但我家山墙上挂着的那只簸箕，对一帧帧姑娘、嫂子、大妈的“簸谷图”都只报以礼节性的笑，它只钟情于它的主人——我的母亲，一个粗手大脚的妇人。

簸箕是用竹篾编成的，用它簸掉谷物里的瘪子、壳子和杂草，也用它来晾晒土地的战利品：大豆、花生、辣椒、萝卜干。社会迈着匆匆的脚步一路向前，很多农具被遗落在进军的路上，跌进乡村记忆的夹缝里，但簸箕一颠一簸地走来，始终没有却步。随便走进一户老百姓的家，都可以看到它依然忙碌的身影。

乡下，男人们下地干活，出的是硬力气，他们根本看不上这些鸡零狗碎的家务活，簸箕是属于女人帮的。“簸”是一种动作，很讲究技巧。母亲把簸箕舞起来，像一个大型乐队的指挥：麦子或者谷子，借助手的力量飞起来、落下去，一起一伏，绝不会让一个音符跑到节拍的外面去。

母亲微微猫点腰，弯曲如蜜蜂要去吸饮花汁，双手握住簸箕的两边，运匀了气息开始簸动：左边一下、右边一下、前面一下、后面一下，双手力道不同，谷子在簸箕里起伏的方向就不一样。每簸动一下，谷物就顺着



用力的方向，齐刷刷地抖动着翻上去。左手用力，谷子就在左边腾起，落在右边；右手用力，谷子就会在右边腾起，落在左边。像海浪、像瀑布、像顺着键盘滑下的音符，母亲的指挥棒指到哪里，哪里的音乐就飞起来。在优美的律动中，那些瘪稻子呀、碎石子呀、草梗呀就会很听话地列开队形，自觉地与丰盈饱满的队列划清界限。而更轻的尘土和碎叶，簸的过程中就知趣地从一个妥当的方向飞出去。

母亲和皖西乡下很多技艺高超的农妇一样，每个动作都优雅自如，每一拍都簸在节点上。她自如的臂膀和腰肢，节拍天成。在茅屋竹篱的乡舍，在绿草青青的篱边，在野花依依的院落，把自家的领地打造成舞台，自己无意中做了一个表演者：不徐不疾，沉着自信，绝无旁逸斜出的动作。无须彩排，无须伴奏，手一扬就是造型，腰一扭就是才艺，没有哪个艺术家可以把劳动的剧目演绎得如此精彩。

二

在皖西的乡村，有的是扶不起来的汉子，却很少见不能干的媳妇。

能干的媳妇是从能干的姑娘培养出来的，能干的姑娘往往有一个能干的娘。我母亲的娘是个严厉的“教授”，她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在一群小姑娘中不出众。于是，她亲自传经授道。姥姥教授开始示范：只见她左一下，右一下，左两下，右三下，不消十下二十下，簸箕里的场面就拉开了。

母亲没有想到她看起来不起眼的娘，竟然变戏法一样，瞬间把簸箕里的“各色人等”列开阵容。可是年幼的母亲，胳膊架不住簸箕。她学着姥姥的样子簸了几十下，但簸箕里的天空分不出三六九等，这让姥姥教授非常不高兴：现在架不住簸箕，将来怎么嫁得了人，谁个婆家要了媳妇是去吃白饭的？家务都做不来，还能当家立事？

姥姥声音不大，分量不轻。

母亲心里听见了，耳朵假装没听见。

她望着飘落的屑末尘杂发呆：那些东西怎么就乖乖地被簸箕“吐”出来了呢？

你瞅着，姥姥说，簸箕三面立起，一面大嘴敞开，这叫“窝深”“掌平”。窝深，不容易撒出簸箕里的家什；掌平，多余的杂物才能飞出来。

母亲又试几次，才吐了一点碎屑。姥姥帮她扶正簸箕：端平，端平！这簸箕呀，就跟你人一样，不可低头，也不能仰脖子。低头，谷物会掉出来；仰脖，杂物就簸不出去。

母亲牛劲上来了，还不信了，搞不定这笨笨的家伙？左邻大婶佝偻着腰能使簸箕，右舍阿婆拗着脖颈也能使簸箕，好手好脚的本姑娘就不行？没这道理。

这样不照的，丫头！你要把心实实在地沉下来，才能把轻飘飘的东西簸出去。你现在不是簸箕没端平，你是心没有放平。

母亲白了姥姥一眼，低下头继续练兵。那时候，母亲是在私塾里已经念过几年书的女秀才了，她大脑里懂得的道理不少了，所以练着练着就练明白了：簸箕肯定会把废物吐干净的，因为稻子那么多，稻子又那么实诚，轻薄的碎末在簸箕里是站不住脚的。邪永远压不了正！再说了，簸一遍不照，两遍不照，那就多簸几遍呗，总会簸干净的，功到自然成。

这些道理，是在母亲的胳膊疼了一次又一次，腰酸了一天又一天，被姥姥大人训了一百零一次之后悟出来的。

许多年以后，母亲对我说：人这辈子，其实跟簸箕差不多，身子摆正了，心态放平了，就得心应手了，该去的自然去了，该留的自然留了。

好多人看到了村庄里飞舞如花的簸箕，却并不一定知晓能叫簸箕飞舞如花的理由。皖西大地上，每一个村庄，每一个院落，大约都经历过这种劳动技艺的传授、农耕文化的传承。

三

簸去尘杂，留下丰润，这是簸箕对谷物的选择；

簸去浮躁，留住坚韧，簸去偷懒，留住本领，这是姥姥对母亲的选择。

之后的日子里，簸箕在母亲的手里越来越乖，越来越驯服。到最后母亲不仅纯熟地掌握了簸的技术，而且动作中有了音乐般的节奏和韵律。姥姥成功地把母亲塑造成十乡九寨出了名的俏巴女孩，提亲的人就一拨一拨来，挡都挡不住咯。

母亲开始有心事了。她把摇动的心旌放在簸箕里，晃了很久，簸了很久，一直簸进梦里头。在梦里，一些面孔屑末般从簸箕里飞出去，飞出



去，最后簸底亮出一汪晶莹。母亲终于把满簸的心事簸成了珍珠，有了珍珠，母亲手心里就有了宝。天亮的时候，母亲告诉姥姥，那三家提亲的，我选第一家。母亲的手装在裤兜里，手心里握着昨晚的梦，她相信那个曾经给过她一个憨笑的人，手心里一定也有一颗和他一样的珍珠。

母亲出嫁了。她从家境殷实的娘家带着好大一个牛皮箱子，外加被褥、脚盆和簸箕，嫁给了清贫的父亲。精致的牛皮箱子只能用泥浆土坯垒砌的台子支起来，母亲却笑。

选择，其实就是一个内心簸动的过程。母亲簸了好些天好些夜，给自己簸出了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。

母亲从来闲不住，她说她是个忙命，忙时一身劲，闲下来就害病。经年积劳让疼痛蛇毒一般盘踞在腰间，她却坐不住躺不下，菜地里草还没拔呢，小鸡还没喂食呢，俺大宝要吃糯米粑粑呢，母亲总有干不完的活。前脚把糯稻从满是阳光的簸箕中收起来，送到碾米房里去，后脚就得把水缸挑满，再把劈柴掇到灶屋去。汗珠从母亲额上冒出来，滴在泥土里，激起一缕一缕的烟尘，很细，袅袅的。

母亲相信，簸箕里有轻舞，更有飞扬，只要能把簸箕的春风秋雨舞起来，就不愁过不上丰裕饱满的生活；只要簸得动日子的勤与简，天地不会亏着一家老小的嘴巴和肚皮。

四

土里刨食的庄稼人，家家少不了簸箕。簸箕既和战斗于劳动一线的犁耙、锄头、铁锹等称兄道弟，又和工作在二线的篮子、水桶、笆斗等志同道合，它和谐地融于劳动生活的前沿和后方。

母亲也一样，既在一线耕地插秧当农夫，又在二线喂猪烧饭浆洗缝补当妻子和母亲。三间房、一个院、一方塘、一个男人、五个孩子、数只簸箕，这是母亲全部的内涵。

簸箕跟着母亲多年，每一根竹条都被磨得铮亮。它不仅见证了一个乡村母亲劳作的本领，还成了她亲密的伴。青蛇化作簸箕，白蛇化作母亲，二人不恋断桥恋乡村。白蛇的乡居生活，怎么离得开青蛇的倾情参与。

那年月，能填饱肚子就是不错人家了，老咸菜、酱豆子、萝卜干都是宝贝。

腊月天，家家户户腌腊菜。腌腊菜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。在刺骨的河水里洗腊菜，青翠的菜叶考验着红肿的手背；洗净晾干，簸箕支在长凳上，砧板放在簸箕里，挽起衣袖，菜刀飞舞，一切就是几十上百斤，菜刀考验着手腕；切完后撒上盐，洗衣服样一揉一搓，粗盐考验着掌心 and 指头。

等菜揉得湿漉漉水淋淋了，得一把一把按进坛子里，用擀面杖捣实。弓腿、侧步、弯腰、抡臂，劲要大，力要猛，往往把人累得龇牙咧嘴、气喘吁吁、满面通红。直捣得绿水直冒，再加菜丝，再捣再拄，直到绿水冒完，直到力气用尽。

菜要切得匀称，盐要撒得适中，还要揉得恰到好处，没有一颗慧心，没有一双巧手，没有很好的技术，是腌不出一坛好菜的。臭手只能腌出臭腊菜，这成了某些媳妇大妈们心口的一种疼。而母亲的老咸菜鲜亮诱人，不酸不臭，男人和孩子本来只吃一碗饭，冲着这香辣的咸菜，也得再加一碗半碗。前村大妈、后村老婶时不时来家讨一点回去，老咸菜联络着乡亲乡情。

就凭这，母亲觉得多少苦累也值！

她愿意把一簸箕一簸箕的阳光搬回家，也愿意把一簸箕一簸箕的阳光洒出去。有了阳光，黑暗就会躲开；有了阳光，大鬼小鬼就会躲开；有了阳光，疾病就会躲开；有了阳光，母亲的微笑常开不败！

假如生活是一张铺开的稿纸，母亲就是蘸着阳光在上面书写诗篇，写着一家人的欢喜酸甜。而簸箕，是母亲诗篇中饱满的句点，在简朴的日子里，标示出平平仄仄的节拍。

五

隔壁张大爷是竹编能手，早些年去世了，但张大爷编的簸箕，母亲一直在用。母亲还从张大爷那学会了给簸箕打补丁。巧手的裁缝，能在衣服的破洞上绣一朵花，让破洞成为一种装饰、一处景观。巧手的母亲对年复一年使用的簸箕充满了感情，她花了心思了。母亲把竹篾晒干，两面削平，用砂纸打磨光滑。在锅里放上水油，一直烧，一直烧，烧到油冒直烟。母亲用手拿着竹篾的两头，让竹篾从滚油中慢慢过一遍。过了高温的竹篾就成了紫红色，又软又韧，还有好看的光泽。母亲利用颜色的差异，用心地在破了的簸箕上补出一张“牛”形的脸面来。